

日知錄集釋

冊六

日知錄集釋卷十五

崑山顧炎武著

嘉定後學黃汝成集釋

陵

古王者之葬稱墓而已左傳曰穀有一陵其南陵夏
后臯之墓也書傳亦言桐宮湯墓周官冢人掌公墓
之地並言墓不言陵及春秋以降乃有稱冢者楚昭
王墓謂之昭王趙武靈王墓謂之靈王而吳王闔閭
之墓亦名虎丘蓋必其因山而高大者故二三君之
外無聞焉史記趙世家肅侯十五年起壽陵秦本紀
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壽陵始有
稱陵者原注後漢書東平憲王蒼傳言園邑之興至
始自疆秦通典襄陵有晉襄公之陵漢則無帝不稱陵矣宋施宿會稽志曰自先秦古書
帝王墓皆不稱陵而陵之名實自漢始非也

墓祭

太甲之書曰王徂桐宮居憂此古人廬墓之始雷氏曰桐

與湯墓無涉桐亳東之邑卽續漢郡國志所云桐亭左傳凡宋城諸門皆以所向之邑名之北曰桐門卽

因虞城南五里有桐邑也韓詩外傳曰湯葬於徵今扶風徵陌是也曾子問宗子去在

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向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

告於墓而後祭於家此古人祭墓之始原注史記周本紀武王上

祭於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此緯書之言不可信記言古不墓祭宗子去

在他國事之變也將祭而爲壇禮之權也秦興西戎

宗廟之禮無聞而特起寢殿於墓側原注見漢官儀宋書禮志漢

氏諸陵皆有園寢者承秦所爲也說者以爲古前廟後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主四時祭

祀寢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薦新沈氏曰漢之西京已

崇此禮叔孫通傳言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原注

師古曰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爲之韋元成傳言園中各有寢

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

廟歲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

原注此皆承秦之制故黷於祭祀如此

後

漢明帝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於原陵

如元會儀而上陵之禮始興

原注蔡邕記曰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

得聞也光武卽世始葬於此明帝嗣位踰年羣臣朝

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帥公卿百寮就園陵而

創焉每正月上丁祀郊廟畢以次上陵百官四姓親家

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

八月飲酎禮亦如之雒陽諸陵皆以晦朔二十四氣

伏臘及四時祠廟日上飯太官送用物園令食監典

原注

省其親陵所宮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妝具

貢禹奏言武帝取好女數千人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今杜陵有宮人數百外戚傳許后上疏有杜陵梁美

人又云成帝崩班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而張

敝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
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太傅豹等擅留以爲哀
王國中人不當罷翼奉亦言諸侯王國宜出其過制
者是諸侯王國亦有之矣是以安帝尊母孝德皇元
妃耿氏爲甘陵大貴人桓帝尊母匱氏爲博園貴人
靈帝尊母董氏爲慎國貴人皆以陵園爲名程氏
演繁露曰魏武置宮人銅雀臺令月朝十五輒而十
向帳作伎陸機爲文譏之不知其來有自矣

七年正月明帝當謁原陵夜夢先帝太后如平生歡
既寤悲不能寐卽案歷明日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

上陵其日甘露降於陵樹帝令百官采取以薦會畢

帝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涕令易
脂澤妝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視焉此特士庶人之孝

而史傳之以爲盛節故陵之崇廟之殺也禮之瀆敬

之衰也

原注明帝遺詔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七廟之制遂廢

蔡邕以

爲天子事亡如存之意禮有煩而不可省者始曲爲
之說也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

帝黃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予以
述父爲孝臣以繼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
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廢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
之志及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

晉宣王遺令子弟羣官並不得謁陵猶爲近古

〔原注〕宋書

禮志晉宣帝遺詔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於是景文
遵旨至武帝猶再謁崇陽陵一謁峻平陵然遂不敢

謁高陵至惠帝復止也逮江左初元帝崩後諸公
始有謁陵辭陵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非維

京之舊也成帝時中宮亦年拜陵議者以爲非禮
於是遂止以爲永制晉書王導傳自漢魏已來羣

臣不拜山陵導以元帝睦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
一崇進皆就拜不勝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

也〔楊氏曰〕王導始謁元帝陵梁武帝後周明帝始皆
所謂眷同友執者謂茂宏也

謁陵唐太宗元宗亦並行之

〔原注〕唐書彭景直傳景
龍末爲太常博士時獻

昭乾三陵皆日祭
景直請罷不從

開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宜編入

五禮永爲恆式

〔原注〕胡三省曰唐開元敕寒食上墓
禮經無文近代相傳寢以成俗宜許

上墓同拜掃禮蓋但許士庶之家行之而人君無此
禮也五代會要言後唐莊宗每年寒食出祭謂之破
散其後襲而行之歐陽公五代史所謂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即謂此也而陵寢亦有衣

冠嬪御之制

原注杜子美橋陵詩宮女晚知曙祠官朝見星

韓退之豐陵行

曰臣聞神道尚清靜三代舊制存諸書墓藏廟祭不

可亂欲言非職知何如蓋深非之也若明代之制無

車馬無宮人不起居不進奉亦庶幾得禮之中者與

古人於墓之禮但有奔喪去國二事記曰奔喪者不

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于

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又曰若除喪而後歸則之

墓哭成踊束括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

哀遂除於家不哭又曰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

家爲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又曰去

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魯昭公

之孫于齊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吳延州來季子之於王僚也復命哭墓是則古人之至於墓皆有哭泣哀傷之事而祭者吉禮也無舍廟而之墓者也孟子言孔子沒子貢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曲沃衛嵩曰古人爲廟以依神無廬墓之事門人旣不得奉其廟祀而但廬於冢上以盡其情此亡於禮者之禮也漢以來乃有父母終而廬墓者不知其置神主何地其奉之墓次歟是野祭之也其空置之祠堂歟是視其體魄反過其神也而愬者以此悖先王之禮僞者以此博孝子之名至於今而此風猶未已也且孝如曾子未嘗廬墓孔子封防旣反而弟子後至古人豈有廬墓之事哉

史記孔子世家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

原注

史言上冢者自孔子留侯二世家始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

冢孔子冢大一頃故所居堂弟子內後世因廟藏孔子衣冠琴車書夫禮教出於聖人之門豈有就冢而祭至鄉飲大射尤不可於冢上行之蓋孔子教於洙泗之間所葬之冢在講堂之後孔子既歿弟子卽講堂而祀之且行飲射之禮太史公不達以爲祭於冢也

楊氏曰

史記此處疑有闕文誤字

漢人以宗廟之禮移於陵墓有人臣而告事於陵者蘇武自匈奴還詔奉一大牢謁武帝園廟是也有上冢而會宗族故人及郡邑之官者樓護爲諫大夫使郡國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冢因會宗族故人班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是也有上冢而太官爲之供具者董賢爲侍中駙馬都尉

上冢有會輒大官爲供是也有贈諡而賜之於墓者
陰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卽墓賜策追
諡興曰翼侯是也有人主而臨人臣之墓者光武至
湖陽幸樊重墓霍峻葬成都先主率羣寮臨會弔祭
因留宿墓上是也有庶民而祭古賢人之墓者曹昭
東征賦遽氏在城之東南兮民亦饗其丘墳（原注）文選作尚
水經注引此作饗是也人情所趨遂成習俗其流之弊有如
楊倫行喪於恭陵者矣有如趙宣葬親而不閉塋隧
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者矣（原注）陳蕃傳至乃市賈小
民相聚爲宣陵孝子者數十人皆除太子舍人而禮
教於斯大壞矣

招魂之葬於古未聞三輔黃圖言漢太上皇陵在櫟

陽北原在東者太上皇在西者昭靈后

（原注）高帝母起兵時死於

小則疑其始於此矣晉東海王越柩爲石勒所焚妃
裴氏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詔有司詳議博士傅純
曰聖人制禮以事緣情設冢槨以藏形而事之以凶
立廟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還此
墓廟之大分形神之異制也至於宗廟寢廟祔祭非
一處所以廣求神之道而獨不祭於墓明非神之所
處也今亂形神之別錯廟墓之宜違禮失義莫大於
此於是下詔不許

楊氏曰招魂而
葬是謂埋神

唐高宗顯慶三年十一月伊麗道行軍副總管蕭嗣
業擒阿史那賀魯至京師甲午獻於昭陵總章元年
十月司空李勣破高麗俘高藏男建男產等至京師
獻於昭陵許敬宗言古者軍凱旋則飲至於廟未聞
獻馘於陵者然陛下奉園寢與宗廟等可行不疑此

亦所謂自我作古者矣

唐時陵寢嘗有鷹犬之奉元宗開元二年四月辛未詔曰園陵之地衣冠所游凡厥有司罔不祇事頃者別致鷹狗供奉山陵至於料度極多費損昔戒禽荒旣非尋常所用遠惟龍馭每以仁愛爲心彼耕象與耘鳥且增哀慕豈飛蒼而走黃更備畋獵有乖儀式無益崇嚴諸陵所有供奉鷹狗等並宜卽停

天寶二年八月制曰禋祀者所以展誠敬之心薦新者所以申霜露之恩自流火屆期商風改律載深追遠感物增懷且詩著授衣令存休澣在於臣子猶及恩私恭事園陵未標典式自今以後每至九月一日薦衣於陵寢貽範千載庶展孝思且仲夏端午事無典實傳之淺俗遂乃移風況乎以孝道人因親設教

感游衣於漢紀成獻報於禮文宣示庶寮令知朕意
今關中之俗有所謂送寒衣者其遺教也（原注）今俗乃用十月
一日（徐司寇曰）武王將東觀兵上祭於畢則墓祭周
有行之者今必廢千餘年通行之事以求合古經豈
仁人孝子不忍死其親之心所可異者末俗流失或
假上墓之便召客宴會歌舞歡暢非墟墓生哀之情
耳

厚葬

晉書索綝傳建興中盜發漢霸杜二陵

（原注）文帝霸陵宣帝杜陵

多獲珍寶帝問綝曰漢陵中物何乃多邪綝對曰漢
天子卽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

一供賓客一充山陵武帝享年久長比崩而茂陵不

復容物其樹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減半於

今猶有朽帛委積珠玉未盡此二陵

（原注）謂霸杜

是儉者

耳亦百世之誠

（原注）漢書王莽傳赤眉掘園陵惟霸陵杜陵完

按史記孝

文紀言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而
劉向諫昌陵疏亦以孝文薄葬足爲後王之則然攷
之張湯傳則武帝之世已有盜發孝文園瘞錢者矣
梁氏曰霸陵凡三被發張湯傳一也風俗通所云霸陵薄葬亦被發掘二也晉書所云三也蓋金玉珍寶必景帝爲之不依遺詔瓦器之制事祕莫知史不得錄耳蓋自春秋列國以來厚
葬之俗雖以孝文之明達儉約且猶不能盡除而史
策所書未必皆爲實錄也楊氏曰非孝文之不能盡除或景帝之陷親于不義耳

左傳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
馬始用殉重器備槨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
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
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
也何臣之爲

呂氏春秋節喪篇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聖人之所獨決也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親也慈親之愛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愛死而棄之溝壑人之情不忍爲也故有葬死之義葬也者藏也慈親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慮以生人之心爲死者慮也莫如無動莫如無發無發無動莫如無有可利則此之謂重閉古之人有藏於廣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國寶之謂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淺則狐狸扣之

（原注）扣讀曰掘

深則及於水泉故凡

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溼此則善矣而忘姦邪盜賊寇亂之難豈不惑哉譬之若瞽師

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觸杙也狐狸水泉姦邪盜賊寇
亂之患此杙之大者也慈親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
矣善棺槨所以避螻蟻蛇蟲也今世俗大亂之主愈
侈其葬則心非爲乎死者慮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
靡者以爲榮儉節者以爲陋不以便死爲故而徒以
生者之誹譽爲務此非慈親孝子之心也民之於利
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墊肝以求之原注墊古抽字野人之
無聞者忍親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無此之危無此
之醜其爲利甚厚乘車食肉澤及子孫雖聖人猶不
能禁而況於國彌富葬彌厚含珠鱗施原注含珠口實也鱗施施玉於死者之體若魚鱗也玩好貨寶鍾鼎壺盥原注置水漿於
其中爲濫輦馬衣被戈劍不可勝數諸養生之具無
不從者題湊之室原注室槨也棺槨數襲積石積炭

以環其外姦人聞之傳以相告上雖以嚴威重罪禁之猶不可止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生者彌疏則守者彌怠守者彌怠而葬器如故其勢固不安矣安死篇曰世之爲丘壟也其高大若山其樹之若林其設闕庭爲宮室造賓阼也若都邑以此觀世示富則可矣以此爲死則不可也夫死其視萬歲猶一瞬也

原注

瞬古
字

人之壽久之不過百中壽不過六十以百與六

十爲無窮者之慮其情必不相當矣以無窮爲死者之慮則得之矣今有人於此爲石銘置之壟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財物寶器甚多不可不扣扣之必大富世世乘車食肉人必相與笑之以爲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是無不扣之墓也以耳目所聞見齊荆